



※广知堂

孝义之间的权衡

■何志荣

岳飞被秦桧陷害,实际上是宋高宗赵构所授意。若岳飞真将徽钦二帝救回,这让高宗如何安置?岂不危及他的帝位吗?而孝宗赵昀又是高宗的养子与继位者,他必须绝对做到孝义两全。他在“两全”中是怎样为岳飞平反的?孝宗自有一套策略。今天,笔者就来聊聊宋孝宗为岳飞平反的始末。

隆兴元年(1163),京城临安春寒料峭。即位仅两个月的孝宗赵昀,时年36岁,身穿暗红朝服,头戴冕旒,垂珠半遮面容,端坐于御座之上。他扫了一眼群臣,不少人表情僵硬,这些人大多是赵构提拔起来,跟秦桧共事过多年,对岳飞案皆心知肚明,却无人敢直言。赵昀没有多说,只是抬了抬手,将那份由太学生程宏图联名46人的“请追复岳飞原官,以慰天下”的奏折抖了开来。此时殿角铜壶滴漏声细碎如雨,只见孝宗的指尖抚过奏疏上“飞以忠获罪,天下冤之”九个大字,目光似乎掠到屏风后,那里仿佛映着德寿宫中太上皇赵构的影子,心头沉似铅石。

为岳飞平反,不是一道简单的道德题,而是一场在皇权余威与现实政治间走钢丝的险棋。最大的压力,首先来自德寿宫的“活祖宗”。高宗虽已禅位,却仍是南宋新皇室的精神支柱,也是孝宗帝位合法性的来源。当年岳飞之死,乃是高宗默许、秦桧操刀所设的局,若公开为岳飞翻案,无异于昭告天下,太上皇错了。这会触犯“子为父隐”的伦理铁律,很可能动摇

※在路上

我们新疆好地方

■赖榕榕

夏日里,坐了八个小时的飞机,终于来到了新疆。飞机在银川转机,我与同行的团员说,原以为银川在西北,已经很远了,没想到,飞到银川才三个小时,飞到新疆,还需要四个多小时。新疆之遥远,第一次如此具体地呈现在眼前。

我们这次走的是南疆线路,风景是真实。走在温宿大峡谷,山体呈现赤焰般的色彩,映着天山托木尔峰上的皑皑白雪,红与白的交织,热烈又纯净;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的风景,已经美得不能用语言来形容了。望着连绵不断的雪山群峰,只觉得蔚蓝的天空离我好近,朵朵白云似乎触手可及。

盘龙古道,中国弯道最多的公路,36公里608个急弯,最高处海拔4216米,还可能引发高原反应。咬咬牙,买了瓶氧气罐塞进包里,还是去了。当我战战兢兢地走下车,来到海拔最高点的山地上,看到山坡上时不时奔跑的土拨鼠时,早已忘记此地的氧气稀薄,眼里只剩下那片静谧而辽阔的世界。

导游说,因地势险峻,盘龙古道修建极为不易,但此路一通,极大方便了农牧民的就医和出行。所以当我们下了盘龙古道,看到那块经典的牌子,“今日走过了所有的弯路,从此人生尽是坦途”,不禁感慨万千。

喀什有句宣传语:“不到喀什,不算到新疆;不到古城,不算到喀什。”一到古城,我就被浓郁的民族风情所吸引。我也参与了旅拍,拍照间隙,大家聊起天来,摄影师说:“喀什每年都有很多人来旅游,有些人来了又来,因为这里实在太美了。”他问我来自哪里,我说浙江,他说浙江是个好地方。我笑了,脑海里浮现出《我们新疆好地方》的歌词,不由轻轻哼唱起来。

※欢喜录

■付玉华

小区门口有家卖菜的小铺子,店主是嘉兴本地人,个子不高,身形圆润,脸上总挂着笑。他说一口软软糯糯的嘉兴话,听着亲切,因此我总爱去他家买菜。

说它“小菜铺”,实在是因为面积极小,满打满算不过四五个平方。老板说,他卖的菜全是自家地里种的。头天晚上或是当天凌晨现摘,再拉到城里来,每一样都是绿色无公害,不打农药,叫人吃得放心,而且价钱便宜;南瓜、丝瓜、黄瓜、空心菜,统统一块钱一斤。老板还打趣说:“简直就是白送,就好比这空心菜,给你一把刀,让你去地里割,你去吗?”见我笑了,他又补一句:“这么热的天,你肯定不会

称“秦桧误国,蔽塞忠愤,诬蔑岳飞”。他还亲笔题写“忠烈”二字赐予岳庙,命地方官岁时祭祀。将平反岳飞说成是太上皇的意愿,既保全了高宗的体面,也给了天下人一个交代。这种兼顾情理与大局的做派,尽显成熟帝王的格局与城府。

孝宗还对岳飞后人予以关照。他召见了岳飞三子岳霖,不仅赐官,更坦言:“卿家冤枉,朕悉知之,天下共知。”随即又叮嘱岳霖:“慎言往事,以全君臣之义。”孝宗的高明在于,一面宣传岳飞事迹,一面又约束岳家后人不可公开指责高宗,在安抚民心的同时,也守住了皇权的底线。

淳熙五年(1178),孝宗进一步加封岳飞为“鄂王”,配享高宗庙庭。将岳飞纳入高宗的“从祀”体系,用官方最高礼仪加以确认,使岳飞的忠诚与高宗江山目标一致。如此一来,平反之举不再是“否定先帝”,而成了“彰显先帝的大度气概”。当岳飞的牌位郑重地送入太庙时,临安城百姓夹道焚香,德寿宫里的高宗虽听闻动静,始终未发一言。

宋孝宗为岳飞平反,既挽回了朝廷的道义形象,又为北伐凝聚了人心;既保全了对高宗的“孝”,也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“义”。可惜后来他几度北伐,收复中原的壮志未能实现。比他年长两岁的爱国大诗人陆游,在临终前写下《示儿》:“死去元知万事空,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这句道出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声,也包括赵昀自己。孝宗虽未能最终统一河山,却因平反岳飞等举措,开创了南宋王朝一段相对繁荣的局面。



作者供图

只留下匆匆一眼。

在新疆,见到荒漠中的植物,我都以为是梭梭树,其实还有许多,比如骆驼刺和红柳。回到家,我跟女儿说起,那些植物生命力真顽强,真令人敬佩。小女儿悠悠地来了一句:“沙漠里长不出虚弱的草。”我一听,惊喜不已,问她怎么说出这么有哲理的话,结果她说是电视剧里的台词。台词归台词,但形容得确实贴切。

我们参观了屯垦历史博物馆,听着讲解,看着那些老照片,不时湿润了眼眶。如同一位维吾尔族讲解员所说,她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,都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,他们与来自祖国各地的建设者们一起,舍身忘我,不求回报,在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座城镇。真像歌里唱的,“戈壁沙滩变良田”。

新疆真是个好地方,人好、景美,值得再来!

小菜铺

去,对吧? 所以讲呢,我这里就是划算,老主顾放心吃好啦。”

起初我也将信将疑,因为从没见过这么低的价格,心里免不了犯嘀咕。老板瞧我在铺子前转来转去,光看不买,便猜出我的心思,爽快地说:“你放宽心,拿回去烧来吃,不好吃,不地道,不要钱。”他说得那样笃定,倒叫我不好意思再犹疑,便挑了丝瓜、黄瓜、豇豆,打算回家检验真假。

青皮黄瓜用清水一冲,咬上一口,爽脆利落,果然是那种地里现摘的新鲜劲儿。豇豆拌入蒜泥,出锅时喷香扑鼻,软糯中带着微甜。丝瓜虽然卖相不好,烧熟后,却占尽了“香、软、滑”三个字。这丝瓜不是老品种那种细长条的,是叫作“香丝瓜”的新品种。前几年外婆还在时,去她

新滕的家里曾吃过一回。

外婆住在河边,屋前有棵香樟树,因挨着水,养分足,长得格外高大繁茂,像一把撑开的巨伞。丝瓜藤便顺着树干攀爬,一直爬到树顶,瓜果挂得满枝都是。要摘它们,得拿钩刀绑上长长的竹竿,才能够着。我们负责把丝瓜钩下来,外婆负责烧。她拿刨子削去皮,切成滚刀块,照例先煎蛋,再下丝瓜翻炒。只一会儿工夫,一盘丝瓜炒蛋就上了桌。丝瓜软软滑滑,汤汁清甜可口,一家人不觉又多添了碗饭。

第二天,我又去小菜铺买菜。远远就看见老板笑眯眯地站在那三角棚下,喇叭里循环放着他自己录的叫卖声:“绿色蔬菜,一块钱一斤;绿色蔬菜,一块钱一斤……”

※茶话坊

说“柴”

■郭青松

灶膛里的火苗正舔着锅底,噼啪作响。那是几十年前一个寻常的冬日黄昏,我放学归来,推开家门,寒气还挂在睫毛上,却被扑面而来的热浪瞬间融化。母亲坐在灶前的小凳上,拿着火钎往灶膛里添柴,火光在她脸上跳跃,把额角的细纹映得忽明忽暗。那一幕我记了几十年。

小时候,村庄的清晨是被柴火味唤醒的。炊烟从各家的烟囱里袅袅升起,散在冬日的薄雾里,那气味里有松枝的清苦,有稻草的焦香。我们这些孩子,就在这样的气味里穿衣、洗漱、背着书包出门。谁家灶膛要是不亮,谁家的日子就少了底气。

那时家家户户都很在乎自家的柴火。每一家都有公家分的自留山,但总有一些分不清楚河汉界的地方有一些枯枝落叶,谁捡着了就是谁的。秋深以后,村小放学回家的路上,我们每个孩子都会一路走一路捡。有一年冬天,邻家山上的柴被人偷了不少,他家婶子站在高岗上骂了半个下午,声音传遍了整个村子。

火要旺,就得添柴。这个道理,我在灶前帮母亲烧火的时候就懂了。一开始我总掌握不好,要么柴塞得太密把火压灭了,要么添得太少火苗一会儿就矮了下去。母亲便手把手地教我:

“柴与柴之间要留缝儿,让风吹过去,火才会旺。”

那时候日子紧巴,一家人的心却是齐的。父亲的任务是那捆下班路上捡来的枯枝,是每月薪水换来的油盐酱醋;母亲的温柔是灶前那抹不灭的火光,是她总能变着法子把粗粮也做得喷香的本事;孩子的欢笑是我们提着竹筐满山跑时撒了一路的叽叽喳喳;爷爷坐在门槛上教我们认柴:“松柴火急,柞木火硬,稻草火弱……”

母亲说:“人活着,就得添柴。”那时候我不懂。后来读到“众人拾柴火焰高”才明白,每个人往篝火里丢进自己的一根柴,火焰才能蹿得比人头还高。也许是忙碌一天后给家人打的那个电话,是周末推掉应酬一起做的那顿饭,是父母年纪大了你陪他们慢慢走的那段路。每个人都往这个共同的灶里添一把柴,日子才能红火起来。

柴的智慧,归根结底是个“暖”字。这暖,先是身体的暖:冬日灶膛前烤一下手,寒夜里一碗热汤下肚,风雪中推开门门时的暖意。但更重要的是心灵的暖,知道这世上有人在为你添柴,也知道你添的柴能照亮别人。

懂得为他人添柴的人,自己的世界也不会寒冷。这是柴教会我的事。

※心之驿

观鱼之乐

■娜娜红

苏州沧浪亭“面水轩”、杭州西湖“花港观鱼”、北海公园“濠濮间”,都是著名的观鱼胜地。一泓清池,几尾游鱼,戏于水间,忽焉而去,倏然而来,总能让人流连忘返。

鱼,就是跳动的音符。山川园林若少了游鱼,就像一家子里少了孩童的嬉闹,自然对应少了一份大自然的灵动,少了一份逍遥的意趣。

养鱼,在我看来是一种寄托。你花了心思,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大,内心必然时时会有波动。如同父母养儿育女,总希望儿女们有朝一日走到更广阔的天地,去过上另一种生活。即使不舍,但仍以远方为念。

在文人雅士看来,游鱼还是承载闲情的载体。人在有闲的时候,才像一个人。我们向往远方,实则是因为远方提供了另一种情绪,这样的情绪因为陌生而孕育,也因为陌生里我们可以更好地反观自我,由此才能区别于很多人。

游鱼与水,常能营造出一份清雅格调,带给人轻松愉悦的心情。魏晋名士嵇康言“游山泽,观鱼鸟,心甚乐之”,唐代诗人刘禹锡曰“乐观鱼踊跃,闲爱鹤徘徊”,书写的正是观鱼之乐。

我想,一条鱼带给我们的快乐,应该有三层境界。首先当为遐想之乐。古人“观鱼”之初,审美为后来者,实用为首要。当然,在实用之外,又融入想象之趣。

《山海经》之《南山经》载,南山山系中有座山叫柢山,柢山多水,水中有一种鱼十分特别,集合鸟、牛、鱼、蛇特征于一身,具有治疗肿疾之效,“其状如牛,陵居,蛇尾有翼,其羽在颌下,其音如留牛,其名曰鯪,冬死而复生,食之无肿疾”。又见《西山经》载,英艮山上有一种鱼,蛇头、鱼身、六只脚,食之可

以避免灾祸,人称冉遗,“鱼身蛇首六足,其目如马耳,食之使人不昧,可以御凶”。不得不叹服古人的想象力,因为心定所以目远,承载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与渴望。

其次,为“容资”之美。“鱼尾”最早被诗人发掘。宋人注意到,鱼尾之美与霞光之美极为相近,苏轼《游金山寺》曰:“微风万顷靴纹细,断霞半空鱼尾赤。”周邦彦《蝶恋花》云“鱼尾霞生明远树,翠壁黏天,玉叶迎风举”,仰望天空鱼鳞状的彩云漫天浮动,俯察水面,微风吹拂,水纹成韵,红色鱼尾荡漾于碧波,水天一色,曲尽其妙。据文震亨《长物志》记载,“鱼眼”“鱼纹”也成为明代文人观鱼的乐趣之一。从“鱼眼”看,“墨眼”“雪眼”为时人所追捧。从“鱼纹”来说,“落花流水”“莲台八瓣”“波浪纹”“七星纹”是时人追捧的变异品种。这些名字极为文雅,几乎完美对应了“观鱼亦风雅”一句,不亦乐乎之情跃然纸上!

最后一层境界,为寓意于物。简单来说,就是借“鱼”来表明自己对生活,对周遭世界,对人生的理解或寄托。有些浅显直接,有些朦胧含蓄,但归根结底在于其背后蕴含的文化。苏轼说:“君子可以寓意于物,而不可以留意于物。”话说得中肯而圆融,但这是中国古人对“物”的一贯态度,求的是“玩物”与“存志”的相互统一,生生不息。

庄子、惠子“濠梁观鱼”的典故,众所周知。“观鱼”成为庄子追求逍遥自在生命境界的象征,此后文人似乎心照不宣,多以鱼喻人,借“观鱼”表达超越世俗之志、归隐之情。

这些,从陶渊明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张耒等雅士的诗文中可窥得一番暗自认同的感慨,而在浙西开化何田乡,思想超越了时空,在寻常的生活里得到了最深情的演绎。

远方与诗,总是令人神往。